



卧龙生真品全集

岳
小
叙

(台湾) 卧龙生 著



卧龙生真品全集

岳小钗

中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一回 | 易容乔装客····· | (407) |
| 第二十二回 | 失先机出禁宫····· | (428) |
| 第二十三回 | 两败俱伤····· | (450) |
| 第二十四回 | 侠女多情····· | (470) |
| 第二十五回 | 巧获秘录····· | (492) |
| 第二十六回 | 同甘共苦····· | (514) |
| 第二十七回 | 断魂崖生死斗····· | (534) |
| 第二十八回 | 以剑代箫····· | (557) |
| 第二十九回 | 恩情困佳人····· | (573) |
| 第三十回 | 老姬图敛财····· | (597) |
| 第三十一回 | 虎落平阳····· | (618) |
| 第三十二回 | 明查暗访····· | (639) |
| 第三十三回 | 随机应变····· | (658) |
| 第三十四回 | 制强敌探虎穴····· | (682) |
| 第三十五回 | 袭敌得心应手····· | (700) |
| 第三十六回 | 挥军破敌巢····· | (721) |
| 第三十七回 | 少林弹指神功····· | (743) |
| 第三十八回 | 一言九鼎····· | (762) |
| 第三十九回 | 万里追踪····· | (786) |
| 第四十回 | 情关难破解····· | (805) |

第二十一回 易容乔装客

进入禁宫之人，无一人带有食用之物，谁能够在数日夜不进食物的僵持局势中，善自保持体力，谁就在自然中，掌握了最后获胜因素。

是故，沈木风坐上轮椅之后，心中十分后悔、懊恼，端坐在轮椅之上，闭目养息。

萧翎望了沈木风一眼，道：“阁下怎么坐着不动？”

沈木风冷冷说道：“宇文寒涛踏动这轮椅上机关之时，在下恰好分心旁观，未曾留心到他是踏在何处。”

萧翎缓步行了过去，在那轮椅上踏了几脚，那轮椅仍是停在原地不动。

沈木风缓缓站起，道：“看来咱们只有在这里等那宇文寒涛了。”

就在他站起身子之时，无意中触动了控制轮椅的机关，那轮椅疾快回驰过去。

沈木风还未完全站起身子，轮椅一动，不自觉的又坐了下去。

那壁间石门虽吃沈木风飞杖重击破损，但机关却未损坏，只见沈木风和那轮椅疾快的冲入了壁间石门之中，石门立刻又自动关上。

金花夫人望着那关闭的石门，似问萧翎，又似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不知那石门之内是否有开启这石门的机关？”

沈木风不在眼前，萧翎不再顾忌，接口说道：“那石室之中，应该是有控制这石门开关的机纽，只是他们无法找到罢了。”

金花夫人嗯了一声，接道：“那宇文寒涛究竟是故意隐入石室中不肯出来呢？还是被困在了石室之中？”

萧翎道：“这个很难预测了，不过，那宇文寒涛如是故意的隐藏在石室中不肯出来，沈木风进入石室，他就有得苦头吃了！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如若这两人都被困在壁间密室中，难再出来，咱们只怕是也难生出禁宫了。”

这问题，只问的萧翎心中大为震动，半晌之后，才缓缓说道：“不论何等高强的武功，都不能生活在禁宫之中，除非那人真到了滴水不进的神仙之境。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那只是因为没有食用之物，如果要是食可用，是不是可以常年生活在这禁宫之中呢？”

萧翎道：“此地空气流畅，并无沉闷之感，如有得食物可用，我想住在这禁宫中三五年，亦非什么奇事。”

百里冰心中暗忖道：这女人怎么搞的，老是找我大哥说话。当下举步而行，站在金花夫人和萧翎之间。

金花夫人既不知那百里冰是女扮男装，哪里会想到她的用心，望了百里冰一眼，回头对唐老太太道：“如是那沈大庄主被困在石室之中，唐夫人有何打算？”

唐老太太道：“老身之意，多等他一会，再作决定。”

金花夫人知她心中有所畏惧，不愿说出内心之言，微微一笑，又道：“唐夫人想等多少时间呢？需知咱们未带食用之物，离开禁宫之时，只怕还得耗去甚多体能，等的时间不能太久。”

唐老太太双目神凝，盯注在金花夫人脸上瞧了一阵，道：“如若那沈大庄主被困石室，百花山庄中近千的高手，不知要拥护何人，继那庄主之位？”

几句话问的极是突然，只听得萧翎和金花夫人同时为之一怔。

萧翎心中暗道：我自离开百花山在之后，那藏居于上于武林高手的百花山在，不知是何情况，金花夫人是何等桀骜不驯之人，不知怎的竟会留在百花山在之中，唐老太太更是一派门户之长，竟然也甘心为那沈水风所用……

心有所思，凝神倾听。

只听金花夫人说道：“阁下之见，哪一个能继那沈木风接掌庄

主之位?”

唐老太太轻轻咳了一声,道:“那周兆龙非栋梁之才,绝难继那沈木风出主百花山在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,又道:“单宏章虽是那沈木风的嫡传弟子,但他年纪太轻,难当大任……”

金花夫人咯咯一笑,道:“这个也不行,那个也不成,看来是只有你唐老太太,可以承当此一大任了。”

唐老太太冷笑一声,道:“我看沈大庄主对你金花夫人不错,参与机要,随身偕行,将来承继他庄主之位,那是非你莫属了。”

金花夫人冷笑两声,似要发作,但却又强自忍了下去,道:“唐夫人,看来你对我是怀疑甚重?”

唐老太太道:“在百花山在之中,那是很难找出一个可信之人。”

金花夫人淡然一笑,道:“四川唐家,在武林中独树一帜,和江湖诸大门派分庭抗礼,不知你何以会甘心留在百花山庄?”

萧翎心中暗道:这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的答辩之言,都是我想知晓,而又不能相询的事!

只听那唐老太太说道:“我唐家一门老幼数十口的生死,都在那沈大庄主的掌握之中,老身不忍让唐家一门,在我手中死绝,那只好听他之命,受他差遣了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,道:“夫人是自愿留此为那沈大庄主效劳?”

金花夫人道:“沈木风虽然也在我身上下了毒,控制了我的生死,但这还不是我留在中原的重要原因?”

唐老太太道:“那你为什么留在这里?”

金花夫人咯咯大笑一阵,道:“我留在中原,是为了想帮我兄弟一个小忙!”

唐老太太道:“你有兄弟,留在中原吗?”

金花夫人笑道:“我没有亲兄弟,可是有一个干兄弟啊!”

唐老太太道:“你那位于兄弟是什么人?”

金花夫人咯咯笑道:“大大有名之人,可算是无人不知,无人不

晓……”

唐老太太接道：“我瞧没有什么关于好卖的，快些说出来吧。”

金花夫人脸色一整，道：“就算你告诉沈木风我也不怕，我那位兄弟名叫萧翎。”

唐老太太道：“萧翎，一度是那百花山庄三庄主的萧翎吗？”

金花夫人点点头道：“不错。”

唐老太太道：“老身见过他，他亦是自下唯一敢和沈木风堂堂正正为敌的人。”

金花夫人笑道：“是啊！我那位兄弟，侠骨铁胆，自负着绝世武功，沈木风见了他也有些头疼，就是一样不好，长的太过好看了，女孩子瞧到他，大半是难主芳心，听说唐三姑娘和他有过一段往来，是吗？”

百里冰心中暗暗骂道：你胡说，我大哥不是那样的人！

但闻唐老太太说道：“相识而已，谈不上什么来往。”

金花夫人突然一收笑容，说道：“如若萧翎突然在禁宫之中出现，和那沈木风打了起来，你要如何自处……”

唐老太太接道：“那萧翎，既是不会突然在禁宫之中出现，老身也用不着花心思这件事了。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那萧翎无所不能，说不定他已进入禁宫，就站在咱们附近。”

唐老太太虽然明知那金花夫人，说的玩笑之言，仍是不自主的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事了。”

金花夫人咯咯大笑，声震四壁。

唐老太太被她笑得莫名所以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你笑什么？我说的哪里不对了？”

金花夫人心中暗道：这萧翎身份，此刻还不能告诉她。

心念一转，微笑道：“贱妾怎敢取笑你唐老夫人。”

且说百里冰看那金花夫人笑的放浪形骸，心中大觉不适，暗道：这女人笑的如此放荡，定然是淫邪人物，不能让大哥和他站的太近了。

牵起萧翎的手，行到石室一角。

她这奇怪的举动，不但瞧的金花夫人大感奇怪，就是萧翎也被她弄的莫名其妙，低声道：“冰儿，这是干什么？”

百里冰溜了金花夫人一眼，道：“我讨厌那金花夫人的笑声。”

萧翎微微一笑，暗道：原来如此，那金花夫人确然是有些形骸放荡，不拘小节，想她是生长苗疆之故，没有咱们中原礼化教育，但既然行到这敞厅一角，也该找些事情做做才是。于是行近石壁，伸手在壁间接去。

原来，他怕那金花夫人揭穿内情，感到难看，故而做出一副若有所见的姿态，伸手在壁间敲打。

须知世上事，常是有意栽花花不发，无意插柳柳成荫。

那宇文寒涛四面查看，不停的伸手在壁间拍打，就是无法找到壁间安装的机纽，这萧翎无意间伸手一拍，却正好击中。

只觉壁间一软，裂开一个半尺见方的碯门，石门内垂着一个玉环。

这时，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一齐围拢了过来。

萧翎心中暗道：这垂下的玉环，不知有何作用，便伸手一拉。

只听一阵轧轧之声，似是整个敞厅，都在开始动摇。

萧翎双目神凝，暗作戒备，如若这敞厅真的有了危险，自己就凭借内力，挡它一阵，先让三个妇道人家，逃出险地。

哪知，事出意料，一阵轧轧的响声过后，眼前的景物，忽然一变。

原本是一面平滑的石壁，此刻，突然间现出了一个可容两人并肩而行的甬道。

萧翎回目望去，只见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，都为之目瞪口呆，望着那甬道出神。

显然，这石厅中诸多变化，巧妙的机关，使人有着眼花缭乱之感。

萧翎看那甬道深入丈许左右时，就折向左面转去，当下说道：“在下进去瞧瞧，三位请暂在厅中等候，听到我招呼之言，再进入甬

道不迟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不要！我和你一起去。”

金花夫人听得怔了一怔，暗道：这人言词神态，无不透着浓重的脂粉气，定是女扮男装了……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不自觉地问道：“你是金兰？”

百里冰不知谁叫金兰，但见金花夫人两只眼睛，盯着自己瞧着，心中大是不满，冷哼一声，道：“看什么？”

萧翎生怕两人动手打了起来，急急一拉百里冰，向甬道之中行去。

但闻金花夫人说道：“如是金兰、玉兰两个丫头，怎敢对我如此无礼，不是那两个丫头，定然是岳小钗了。”

这时萧翎和百里冰刚刚折向右面，只见两侧壁间每隔五尺左右，就嵌上一个宝珠，虽无火烛照明，但厅中之光曲射而入，宝珠映辉，隐隐可见景物。

百里冰低声说道：“大哥！岳小钗这名字好熟啊，好像听人说过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她在武林中大大有名，你自然听人说过了。”

百里冰微微一笑道：“哼！那金花夫人把我当岳小钗了。”

萧翎心中一惊，暗道：这女娃儿胸难容物，此时又无暇给她解说内情，只有暂时骗她一下，当下说道：“中原武林道上，有谁不知岳小钗，小兄自然是见过了。”

百里冰心中释然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看来岳小钗也不算什么人物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百里冰道：“那岳小钗是一位女子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啊！”

百里冰道：“那金花夫人既不知我真正身份，却知那岳小钗可能和你同行，竟把我误作了岳姑娘，哼我才不像那岳小钗一样随便。”

萧翎听她言语之间，伤到了岳小钗，心中大是不安，但又觉着

解说起来麻烦的很，只好含含糊糊的哼一声，应付过去。

这时，两人已经走到了甬道尽处，萧翎举手一推，一道石门，应手而开。

萧翎晃燃了火折子，流目四顾，只见眼下似是一个书室的布置，旁侧琉璃灯中，余油可见。

燃起灯火，室中突然间明亮起来，只见一个石案后，木椅上，端坐着一个长髯飘飘，面目十分慈祥的老者，闭目微笑，形态如生。

但闻步履声响，回头望去，只见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，先后进入了石室。

萧翎望着端坐的老者，心中暗暗忖道：此人不知是不是萧王张放？

此刻，他心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设法找到那萧王张放，希望能探知一些玉箫郎君的武功路数，三月后断魂崖底之约，也好助那岳小钗一臂之力。

只听金花夫人道：“唐夫人，这人可是萧王张放吗？”

唐老太太道：“那萧王张放人中之间有一颗黑痣，此人如若有条，那就是萧王张放了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我实在笨的很，那唐老太太适才在厅中还说起萧王张放，怎么我就记不得了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那老者人中处一片平坦，并无黑痣。

萧翎呆了一呆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人也不是萧王张放。”

这本是他心中之言，但在一急之下，却不自觉的讲了出来。

这时，金花夫人已仔细观察出那百里冰确是女扮男装，一但却无法认出她真正的身份。

目光转去，发现石案下一个抽斗，未曾关好，心中突然一动，举步一跨，绕过了萧翎和百里冰，双手抓住木椅，移开了那长髯老者的尸体。

百里冰心中对金花夫人，本就不好，看她抢先而上，似有所图，不禁心头火起，冷冷喝道：“不要动！”呼的劈出一掌。

金花夫人心中暗道：这人不知是何许人物，但却娇气凌人，接

她一掌试试。

心中念动，右手平平伸出，硬接了一掌。

一掌接实，两人同时感觉右臂一震，竟是平分秋色，不相上下。

两人同时在暗中忖道：这人武功不弱。

百里冰看那金花夫人接下一掌之后，仍然站在原地不动，心中大怒，放下手中的木盒，欺身而上。

她动作迅快，萧翎竟没能及时劝阻。

金花夫人心中已知遇上了劲敌，丝毫不敢大意，全力对敌。

百里冰一路抢攻，招招都击向那金花夫人的致命所在，但一连攻出了十二招，却被那金花夫人化解开去。

萧翎本想劝阻，但见百里冰对金花夫人积下的成见很深，索性让她发泄一下，等双方打入险恶之境，自己才出手劝架不迟。

他心中有此一念，就袖手旁观起来。

百里冰一轮急攻过后，金花夫人突然展开反击，掌指并出，招术诡奇凌厉。

金花夫人的攻势绵连，一口气攻出了一五掌，仍然是不肯停息。

百里冰在金花夫人这一阵绵连的急攻之下，没有还击一招。

萧翎眼看金花夫人攻势不肯停息，而且百里冰似是无法在几招之中扳回劣势，自己如若再不出手阻止，百里冰很可能会伤在金花夫人手中。

心念一动，突然侧身而立，右掌一挥，幻起了一片掌影，挡住金花夫人的攻势，道：“住手！”

金花夫人应声而退，疾退了三步，道：“你是萧兄弟吗？”

萧翎一伸手取下脸上的人皮面具，道：“区区正是萧翎。”

唐老太太若有所悟地道：“啊！萧大侠，老身早该想出是你才对！”

萧翎微一欠身道：“在晚辈记忆之中，唐老前辈和那沈木风是处在敌对之中，想不到，人事变幻，数月不见，老前辈竟又和那沈木风联手合作了。”

唐老太太听了萧翎之言，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非所愿也，然却不得不尔。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唐老太太一门数一口的生死，都控制在那沈木风的手中，如若唐老太太不接受那沈木风的要挟，四川唐门即将永远绝迹于江湖之上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沈木风手段恶毒，这也难怪唐老前辈。”

唐老太太接道：“虽然我唐家满门生死，被那沈木风控制在手中，但老身也不愿久处控制之下。”分明是言未尽意，但却突然停口不言。

金花夫人望了百里冰一眼，道：“兄弟，这位姑娘是何许人物？”

萧翎回顾了百里冰一眼，道：“唐老太太、金花夫人，都不是外人，你擦去脸上炭灰，以真正面目和她们见见吧！”

百里冰道：“这禁宫之中，再无炭灰，我如洗去了脸上积尘，那就无法再复原状了。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这位姑娘既是不愿以真正面目和我等相见，萧兄弟，请告诉我等她的真正身份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别告诉她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她自幼在父母宠爱之下长大，为所欲为，养成这副暴躁性格，如不设法杀她的火气，不知要为她得罪多少人了！

心中念转，口中缓缓说道：“冰儿，金花夫人对为兄，有过数次救命之恩，如若无她相助，大哥我早就尸骨已寒了……”

金花夫人咯咯大笑，道：“兄弟啊！你说的太客气了。”

百里冰看萧翎说的郑重，果然不敢再任性施为，当下默默不言。

萧翎望着百里冰，道：“在唐老前辈和姐姐面前，兄弟也不必再隐瞒了，这位姑娘乃是北天尊者之女，百里冰……”

金花夫人啊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是北海冰宫的公主。”

百里冰听得萧翎说到那金花夫人，数度救他性命之后，心中本已暗作打算，不再给她难看，但见她娇声媚气的笑容，姿态，不禁火气又来，当下冷冷说道：“是又怎样了？”

金花夫人淡然一笑，目光转到了萧翎的脸上，道：“兄弟，姊姊不得不佩服你了……”

萧翎知她下面之言，必然十分难所，急急接道：“在沈木风的身前，小弟不得不装作和两位不识之状，如有开罪之处，我这里先谢罪了。”说完抱拳一揖。

金花夫人仍然接口说道：“你能化装成一个工人，混入防卫森严的山谷之中，进入禁宫中来，这种智慧、豪气，不能不叫人佩服，天下武林同道，推崇你是唯一能抗拒那沈木风的人，果然是不会错了。”

唐老太太接道：“那沈木风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当今武林人物，没有一人能放在他的心上，但提起你萧大侠，他却色厉内荏。”

金花夫人突然向后退了两步，道：“萧兄弟，那石案之下的抽斗未曾关好，也许存放有物，兄弟打开看看吧！”

萧翎望了那石案一眼，道：“此乃姐姐发现，那抽斗如有存物，也理应由姊姊取去才是。”

金花夫人笑道：“沈木风虽然对我有些头疼，但仍然控制着我的生命，随时可以要我的命，纵然那抽斗中放着禁宫十大高人联合留下的秘录手册，对姊妹也是无用！”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小弟有生之年，必将致力解脱沈木风加诸在武林人物身上的枷锁。”

百里冰看那金花夫人，言笑行动，虽有些放浪形骸，但大义大节，却是丝毫不苟，心中对她忽生出几分的好感。

唐老太太接口说道：“萧大侠要动手，就请快些吧，这间密室来路未闭，沈木风和宇文寒涛随时可来。”

萧翎大迈一步，行近石案，拉开抽斗看去，只见一张白笺，端端正正的放在那抽斗中间。

凝自望去，只见那白笺之上写道：“禁宫的存物，已由在下取走，有劳玉趾，抱歉、抱歉。”

短短数言之外，白笺下面既未写名，也未画什么图记。

萧翎望了那白笺上的留字，不禁呆在当地，半晌说不出话。

金花夫人识得汉字，伸过头望了一眼，道：“这人的话定不可信。”

萧翎缓缓放下手中白笺，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照那宇文寒涛和沈木风的推算，进入这禁宫的，共有十人，算上这人，咱们才见过八具尸体，还有两具尸体未曾发现……”

唐老太太也已看清楚那白笺上所书之言，接口说道：“老身之见，和金花夫人一般，这张素笺，也许是十大奇人之一，故弄的玄虚。”

萧翎摇头说道：“不会吧！这白笺和字迹，都还清新，绝不是放上几十年的东西。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照你这么说，那是一定有人过来了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的看法，确然如此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着道：“如若我的判断不错，这白笺留在这抽斗中，不会超过三月时光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大哥之意，是说那人离开禁宫不过三月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……”目光一掠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，接着道：“天下武林人，都知晓有十大高人，陷在禁宫之中，但其中大部分人，只心中向往，并未有实际行动，但有些人却把他们一生的精力、青春，都耗费在寻找禁宫之中，数十年如一日，从不懈怠，这些人虽只是一小部分，但算起来，人数也要在数百之上，其中绝不乏智谋过人、武功高强之士。”

唐老太太道：“就算是他武功高强、智谋过人，但他如不通这建筑之学，那也是无法进入‘禁宫’的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一个人，花去了十几二十年的光阴，可以练成了一身绝技，如若他化二十年的时光，难道不能研究建筑之学吗？”

唐老太太、金花夫人和百里冰，一时间都为之语塞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良久之后，金花夫人才接口说道：“这应该让那沈木风和宇文寒涛，同来尝试一下这失望的味道，唉！那沈木风为了开启这‘禁

宫’的事，不知用了多少心机，亦不知花去了多少人力，但却被人捷足先登。”

唐老太太道：“如若萧大侠推论的不错，那开启禁宫之人的能耐，要在那宇文寒涛之上甚多，唉！他出入禁宫，取去了禁宫中重要存物，但却不留下一点痕迹……”

谈话之间，突闻一阵嗤嗤之声，传入耳际。

萧翎迅快的戴上人皮面具，暗中运气应变。

金花夫人传声道：“也许是那沈木风和宇文寒涛找来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如是沈木风找到此地，两位最好还和在下保持个陌不相识之情，此时此情，在下还宁愿让沈木风和宇文寒涛，知晓我的身份。”

金花夫人、唐老太太相互望了一眼，但谁也没有开口。

萧翎心知她们两人心中互有所忌，也就不再多言。

只听那轧轧之声，响起了一盏热茶工夫之后，突然停了下来。但那石案却缓缓移动，地下裂现出一个洞穴。

百里冰望了那洞穴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大哥啊！以后要小心一些，这房中到处都是机关……”

语声甫落，人影忽然一闪，宇文寒涛由那洞穴中行了上来。

萧翎心中暗道：殊途同归，那石门之内的路径，竟也指向了这里……

心念转动之间，沈木风已紧随在宇文寒涛身后，登上洞穴。

两人想不到萧翎等竟会先两人来到此地，不禁一呆。

萧翎肃立不动，只是一对炯炯目光转动，不停在两人脸上流动着。

宇文寒涛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几位怎会到了此地？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咱们一步一步进来的！”

宇文寒涛望了那甬道一眼，道：“这甬道能入敞厅？”

萧翎微一颌首，仍是不肯接言。

宇文寒涛目光转到唐老太太的脸上接道：“哪一位发觉了进入此室的门户？”

萧翎道：“区区在下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阁下如何发现的？”

萧翎道：“我一掌击在石壁上，其门自开……”

缓缓举起手中白笺，接道：“你瞧瞧这个再说！”

宇文寒涛接过白笺，瞧了一眼，道：“这白笺在何处取得？”

萧翎道：“石案抽斗之中。”

沈木风冷冷说道：“宇文兄，如若这白笺上说的是句句实言，咱们进入‘禁宫’的心血，算是白费了。”

宇文寒涛目光一掠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，道：“两位夫人可是紧跟在他们身后进石室的吗？”

唐老太太道：“不错，我们尾随他身后而入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两位可是看到他从那抽斗中摸出白笺吗？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我先发觉那抽斗未曾关好，过去拉开瞧看，但却被这位英雄抢快了一步，先打开抽斗，取出了这张素笺。”

宇文寒涛仔细在那白笺上瞧了一阵，道：“照这白笺上的字迹，不过数月，如若此笺不是伪造，在咱们进入禁宫的三个月前，已经有人进入了禁宫，取走禁宫存物……”

沈木风目光一掠萧翎，道：“难道在咱们几人之间，有一个人，心机很深，能够早已在数月之前，就写了这样一张白笺，藏在身上，准备着进入禁宫之后可应用……”

萧翎冷冷说道：“在下捡了这张白笺，信不信是两位的事，用不着以个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。”

沈木风流顾室中四壁一眼，又仔细瞧瞧那石案，深深叹口气，道：“区区相信，这白笺并非是有人伪造，亦非是有人故弄玄虚，而是确有其事的真正内情。”

宇文寒涛缓缓把白笺交给萧翎，说道：“在下也相信这白笺上所书，是真真实实的事，可靠性十有其九……”

沈木风接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宇文兄还有一成不信了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严格点说，咱何还有一个疑点，一分希望，只要咱们把那疑点证明，就可以退出禁宫，至于那一分希望，就要凭借

咱们的运气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什么疑点，什么希望，在这等情势之下，宇文兄是用不着卖关子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兄弟说那疑点，连这位书室中的尸体，咱们一共发觉了八具尸体，如照江湖上的传说，还有两位高人的尸体未曾寻得，如若咱们再找出另外两具尸体，就算证明了十大高人会集禁宫的传说。”

沈木风点点头说道：“这倒算一个疑点，但不知道有一分什么希望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希望那人取走禁宫之物时，并未完全取光。”

沈木风双目中神光一闪接道：“此地还留下一些存物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兄弟只是有此一点希望而已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适才区和宇文兄身历险境，凭仗宇文兄的大智大慧，咱们才安渡险关，此刻，仍由宇文兄带领去寻那另外两具尸体了。”

原来，沈木风追入那石室之后，发现一个仅可容一人佝背而行的石级，低头向上面行去。

这是唯一的出路，他无法选择，只好跟着走了过去。

这条路由下而上，似是行在楼梯上一般。

沈木风身躯高大，那路却愈走愈狭，终于，触动了机关而被困。幸好，宇文寒涛闻声赶回，用手中宝剑，破去机关，救了沈木风。

沈木风虽未说感谢之言，但心中对那宇文寒涛的敌意减了不少。

两人摸索着而行，哪知走了一圈，经历了数次凶险，竟然又由此处爬了出来。

只见宇文寒涛凝目沉思了一阵，缓缓说道：“如若我判断不错，禁宫应该到此为止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宇文兄突发此言，定有所见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在下查看四周形势，似是已难再行扩展了。”